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

第十回 石頭陀夜鬧羅家畝 蛋和尚三盜袁公法

休將懶惰負光陰，鐵杵勤磨變鑿針。盜法三番終到手，世間萬事怕堅心。

話說蛋子和尚暗想道：這小洞內必是袁公藏書之所。低著頭鑽進去時，只見裏面彎彎曲曲，或明或暗，或寬或窄，有好幾處像屋的所在。內有石床、石凳、石椅、石桌之類，亦有石筆、石硯、石碗、石甕、諸般傢伙，俱生成形像，拿不起的，並不見有甚麼書籍。再進去時，洞漸小了，地下低窪約有一二尺深的水，料是盡頭處了。覆身轉來再看一回，已知天書不在其內，鑽出洞來到前面石屋內，周圍細看，叫一聲：「阿也！」遠不遠千里，近只在目前，這兩邊石壁上鑄滿許多文字，不是天書，又是何物？只是一件，天生石壁撥又撥不去，要抄錄時，紙墨筆硯又不曾帶來，如何是好？且憑著自己記性背他幾條下肚，也不枉辛苦走這兩番。方才站定腳頭，抹一抹眼角，仔細從頭辨認那字腳，忽聞得一陣香氣撲鼻，走出屋外瞧時，白玉爐中早已煙起。慌得蛋子和尚不敢回頭，拽開兩腿，腳不點地一口氣直跑過了石橋。到了鬆棚裏面，打坐良久，喘息方定。自古道痛定還思痛，想著兩遍到白雲洞中，擔了多少驚怕，受了多少辛苦，不曾掏摸一些子在肚裏，不覺的放聲大哭。一連哭了三日三夜，兀自哀哀不止。只聽得外面大聲問道：「棚中何人，如此悲切？」蛋子和尚聽得人聲，抹乾眼淚，鑽出棚外。看時，卻是個白髮老者。怎生模樣？但見：

眉端抹雪，頰下垂絲。聲似洪鐘，形如瘦鶴。頭裹著一幅青絹巾，腦後橫披大片。身穿著四鑲黃布襖，腰間緊束細絲。腳端方舄，飄飄真欲凌雲。手執藤杖，步步真堪扶老。若非海底老龍，定是天邊太白。

蛋子和尚見他形容古怪，連忙向前打個問訊。那老者又道：「長老不多年紀，緣何獨自一個住在這荒山之中，有甚苦情，啼啼哭哭？試向老夫訴說則個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好教長者得知，小僧從幼出家，並無親屬，只因一心好道，要學個驚天動地之術。聞知此山有個白雲洞，內藏著天書道法，因此不辭辛苦，欲求一見。誰知兩遍端午到得洞中，全沒用處。」便把第一遍尋不見天書，第二次見了又不能抄寫，備細說了一遍，說罷又哭起來。老者勸道：「長老不須過哀，聽老夫一言。這白雲洞，老夫少年也曾到過。」蛋子和尚轉悲為喜，忙問道：「長者既曾到過，必見天書，不知抄錄得多少？」老者道：「雖則看見，無計傳取，後來遇著方上一個全真道人，對老漢說此天庭秘法不比凡書可以抄寫。要傳法時，也不用筆臨，也不用墨刷，只用潔白淨紙，帶去到那白玉香爐前，誠心禱告，發個誓願替天行道，不敢為非。祈禱過了，便將素紙向石壁有字處摹去，若是道法有緣的，就摹得字來，若無緣時，一個字也沒有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長者可曾摹得？」老者道：「老漢精力已衰，就摹得來也做不及了，故此不曾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長者高居何處，若小僧摹得來時，好來請教。」老者道：「老漢離此不遠，閒時又來相探。」說罷策著一根藤杖，望東路一直去了。蛋子和尚似信不信的道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。拼得功夫深，鐵杵磨成針。再守他一年十二個月，好歹要掏摸些兒本事到手。終不然這秘法不許人傳，又鑄他在石壁上怎的？」從此息了念頭，又做著下年的指望。一連四五日內留心訪那老者住處，並無蹤跡，心腸又放慢了。這鬆棚中怎過得一年四季，少不得打疊個衣包，提一根防身短棍，仍向外方遊行化齋。

不一日來到辰州地方。是甚麼去處？

複嶺重岡，控溪扼洞。山有二西五城之雄，水有黔江武溪之勝。羅公隱處，鳥鳴占雨無差。辛女化來，石立與人不異。明月洞，泉澄岩上。桃花山，春滿峰頭。齊天秀色每連雲，龍潤腥風常帶雨。

蛋子和尚在辰州往來遊食，非止一日，無事不題。卻說這日偶行至黔陽縣界上，到一個曠野所在高低不等，四望都是亂塚。此時八月下旬天氣，草深過膝，甚是荒涼。走了多時，沒處化一口齋飯吃，看看日色墜西，肚中飢餓。正沒擺佈處，忽見高岡上四五個樵夫挑著柴擔，忙忙而走。蛋子和尚趕上一步，扯住個老成的問道：「貧僧要到黔陽縣中，那一條路去近些？」樵夫指道：「向南只管走下了這岡子，便是羅家畝大路。那裏有幾家莊戶，你再問便了。天色已晚，咱們還要趕過界口去，沒工夫與你細講。」說罷，招呼一聲前面夥計慢走，挑著擔飛也似去了。蛋子和尚不好阻擋，遙問一句道：「這裏喚做甚麼地名？」聽得那邊答個「亂葬崗」三字。蛋子和尚點頭道：「怪不得丘塚纍纍，原來是土人埋骨之所。人生一世，草生一秋；不學些本事，做些功業，揚名於萬代之下，似此一壞黃土，誰別賢愚。」歎了一口氣，向南而行。又去了好多路，地勢漸平，見有幾處田畦禾黍，想是羅家畝了。只不見個居人，也有幾間零星草房，都封鎖著門，沒人住下。只得忍餓又走，看看日落天昏，望見隔溪一林樹木那裏，像有個人家。欲待渡溪而去，不知深淺，走近灘邊，把這防身短棍豎起，向水中一按，打個探子，誰知水深丈餘，那棍直到水底跳將起來，便半橫半豎的向下流溜去了。蛋子和尚打撈不著，只得捨了這棍。沿溪走去看時，約莫又是一箭之地，溪面稍狹，有兩根雜木將草繩捆著，橫倒水面做個浮橋。蛋子和尚性急，便把雙腳踏上，不提防草繩日久朽爛，這邊身勢去得太重，把兩根木頭一腳蹬開。好個莽和尚，收腳不迭，踢地躺將下去。喜得是個淺處，剛剛淹到乳旁，並不曾吃半口水兒，只將衣包都打濕了。左腳陷在深沙裏面，掙得脫時，一隻麻鞋已失了。

當時無可奈何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拖泥帶水走過那一岸去。將濕布衫和那裙兒褲兒脫下，絞乾了水，依舊穿上。把右腳麻鞋一發脫了拋去。赤了雙腳，提了濕衣包，遙望著樹林而走。

約莫離那林子還有半里之遠，早見有數間茅舍。近前看時，卻也閉著門在那裏。門外茅簷邊側鋪著一窩亂草，一個頭陀盤著雙膝在上打坐，面前擺一卷經典，左首安放包裹，倚著一根兩頭鐵裹的齊眉短棒兒。蛋子和尚去向前叫聲：「老師父，貧僧是失水逃命的，求慈悲救護則個。」那頭陀垂著眼皮，全然不睬。蛋子和尚又叫道：「貧僧飢餓了，老師父帶有乾糧，望佈施些兒，見在功德。」那頭陀只是不睬。蛋子和尚道：「啐！是木的還是石的，只不開口。莫待纏他，且去敲門，敲得開時，化碗熱湯來吃也好。」又猛然想道：「這屋內不知有人住沒人住，那頭陀同是佛門中出身，尚然如此，黑夜敲門打戶，知道人心喜怒如何。打煞也只一夜，且喜不是個寒天，這濕衣裳在身上暖過一夜，好歹也乾了，衣包便慢慢的整理也不打緊。」把搭膊將腰束緊，也來簷下向頭陀對面打坐。

那頭陀見這裏和尚坐下去時，便罵道：「死禿驢，這簷下是老爺要伸腰躺腳的，恁般不達時務，不管濕衣裳胡亂擠來，叫老爺怎得安穩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那裏有這樣的出家人，開口便罵，恁地粗莽。」沒奈何耐了氣，又對他說道：「貧僧走錯了路頭，一日沒討得口齋飯，又失腳落在溪中，渾身打濕了。夜晚沒處去，權借這簷下歇過一宵，明早就行，與老師父沒甚妨礙。望乞相容則個。」那頭陀愈加發狠罵道：「死禿驢你不認得老爺麼，老爺叫做石頭陀，異名石羅漢的便是。一生遊方，行也是獨行，臥也是獨臥，不慣與人合夥。你這禿驢知是好人歹人，來此混帳，走便走，不走時一棍就結果了你性命。」說罷，便站起身來，將手去摸那棍棒。蛋子和尚又餓又冷，身邊又沒有器械，只怕那頭陀了得，敵他不過，慌忙立起道：「老師父息怒，貧僧迴避便了。」那頭陀又罵道：「死禿驢，怕你不迴避，須是遠遠的與我閃開，若近在側時，老爺一眼瞧見休想恕饒。」

蛋子和尚連聲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便提著衣包望屋後便走。黑暗中正不知那裏去好，信步走去到得樹林中間，只見一株大鬆亭亭直上約有百尺之高。心下想道：「這樹上到好棲身，只是怎得上去？」心生一計，將搭膊解下連衣包拴在腰裏，向那松樹旁一根小樹跨上去，一手攬著松枝，將身就勢越過那樹，又盤上幾層，揀個大大的杈杈中，似鳥鵲般做一堆兒蹲坐著。

方才安身得牢，忽聽得下面聲響。蛋子和尚眼快，在星光下仔細一看，只見那頭陀提著齊眉短棍在樹林左右行來步去，東張西望，口裏哼道：「死禿驢真個那裏去了。」穿過林子又去一段路才轉來，倒拖著棍棒，向舊路徐徐而去。

蛋子和尚看了叫聲慚愧，且喜不遭他毒手。只是一件：那頭陀獨自一個坐在人家門首，好不冷淡，得個人作伴也好，為何抵死不容。比及讓了他罷了，又來東尋西覓，只恐還在左近，放心不下。其中必有緣故。終不然要做打家劫舍的勾當，怕我礙眼。這個荒村草舍將有甚大財鄉，動了他火，好生難解。且莫管他，自己安息一時再處。方欲閉眼，不覺肚中餓得疼痛，腸鳴起來。蛋子和

尚道：「這一夜好難過，就熬過今夜來朝怎得氣力跳下樹去？便跳下時跑走不動，倘遇了那賊頭陀，乾折個性命與他。聞得仙人餐鬆茹柏，我且學他一學。把松枝上嫩毛摘來試嘗，雖不可口，卻也清香。吃了些兒，引得性起，不論老的嫩的滿把的放在口中去，只管亂嚼嚙下了許多，也覺得腹中充實了些。」

忽然一陣風，遠遠的聞得號呼哭泣之聲。蛋子和尚道：「奇怪，這裏又不是鬧熱村坊，此聲從何而來？」側耳再聽時，其聲哀急，又像婦女聲音，分明在前面茅屋那一搭兒。蛋子和尚猛省道：「是了，一定是那賊頭陀幹了不公不法的事出來。」欲待不理，心頭氣忿忿的怎忍得住！我且悄悄地去探個下落，也得放懷。當時解下腰間衣包，縛在樹上，重把搭膊拴緊了腰，分開松枝，望下躡身一跳。兩腳點地，毫無傷損。將身抖一抖，走出林子，照前路一步一步的捱去。

約莫茅屋相近，悄悄地舒頭去望那茅簷下，略無動靜。再走幾步，向前看時，已不見了頭陀。走上簷頭左右細看，端的不見了。側耳聽時，裏面哭聲也住了。蛋子和尚心下疑惑，輕輕的推那門兒，原來是兩扇舊白板門。這石頭陀在裏面用棍撐著，撐得不牢，初時推不開，以後用力一搵，撲的一聲棍兒倒地，左一扇門兒早開。這茅房原來是小小三間開闊，兩進一披頭。一進兩邊安放些做屋的土磚木料，更有幾處粗重傢伙，中間空個走路。第二進做個內室，左首披屋裏面安排鍋灶。石頭陀脫得上身赤膊，正在灶下燒火煮飯吃，聽得開門響，慌忙起身來看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蛋子和尚一腳踹進門來，正踹著棍兒，便曲腰下去綽棍在手。知道裏面有人出來，急向木料堆裏一閃，閃過。石頭陀黑暗裏急切不辨，見大門開著，便鑽出去去探望。蛋子和尚乘著披屋下有些燈光透出，到對著裏面天井一溜進去。這邊進去的還不曉得裏面詳細。那裏面暗處，有個老婆婆先已瞧見和尚，叫聲：「啊呀！又是一位羅漢來到，死也，死也！」蛋子和尚聽得聲音，情知有些蹊蹺，卻待進步盤問，只聽大門右扇開的一響，是那石頭陀作勢推開。蛋子和尚慌忙退出，仍伏在木料堆邊。只見那石頭陀踏進門內時，覆身向外，發狠的鬼叫道：「有誰大膽的，敢進來麼？」喊了一聲便坐身下去摸那地下的棍兒，誰知這棍落在蛋子和尚之手。和尚有了器械，早壯了三分膽氣，那時看得仔細，就他蹲下去時，做個水面撈衣勢，將棍可對著他屁股竭力向上一挑。那頭陀出其不意，精頭皮倒垂磕下，橫身臥地。蛋子和尚怕不了事，舉棍又打下去。那邊把右手來擋，正迎著棍兒去得重，只一聲響，打折了兩個指頭，連皮兒掛著。石頭陀負痛便叫：「好漢饒命！」蛋子和尚已知得了便宜，左手持棍，右手揷開五指，一把抓去，連腰連連肚皮做一堆兒提起，到天井裏面高高的向下一擲，那頭陀殺豬也似叫喊。蛋子和尚向前一步，將右腳劈胸踹定，捻起升籬般大的拳頭在他臉上晃一晃，喝道：「賊頭陀，你要死要活？」那頭陀方才認得就是落水的和尚，只叫：「師兄，是俺得罪了，饒命罷。」蛋子和尚罵道：「賊頭陀，我只道你是江湖上有名的好漢，少林寺出尖的好漢，原來你這般沒用的蠢東西。叫甚麼石羅漢，你便是鐵羅漢，我也會鎗鎗你起來。迎暉寺前偌大一塊大搗衣石，我也只一拳打個粉碎。先前我再三讓你，是我出家人本等。你又到林子裏面來尋趁我，你實說在此做甚勾當，惹得他家啼啼哭哭。快快說來還有個商量，若半句含糊，我也不用棍打，只教你做個搗衣石兒，試我拳頭一試。」

說罷，便把棍兒撇下，右手捻起拳頭待打。那頭陀心慌，又被蹬緊了胸脯好不自在，儘力叫道：「佛爺爺佛祖師，放俺起來，待俺細說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賊頭陀，便放你起來，料你也不敢走。」卻待鬆腳放他，只聽得屋裏黑暗中有人叫道：「師父與我家伸冤則個！莫放鬆他。」蛋子和尚認得就是先前一般的聲音，定了腳看時，只見個白髮老婆婆，腰駝背曲，半蹲半走的摸將出來。到天井中，朝著蛋子和尚，連連的磕頭，只叫伸冤。蛋子和尚道：「老人家不要多禮，你有甚冤情，快說來，我與你做主。」老婆婆道：「這天殺的，壞了我家媳婦母子兩口的性命。」只這一句引得蛋子和尚心頭火起，將腳跟向那頭陀的心坎裏狠力的蹬一下，那頭陀大叫一聲，口中鮮血直噴出來。有詩為證：

僧家淨業樂非常，何事芒鞋走十方。

做賊行淫遭惡報，分明好肉自剝瘡。

蛋子和尚方纔收起了腳，扯起老婆婆，問其緣由。老婆婆啼哭起來，指著披屋裏面，說道：「師父去看便知。」蛋子和尚還怕那頭陀奸詐，再要加他上幾拳，只見他直挺挺的不動，踢他一脚也不做聲了，方才放心。走到披屋裏去，把壁上的掛燈兒剔明，那鍋中兀自熱騰騰的氣出，揭開鍋蓋看時，噴香的一鍋熱飯，是那頭陀才煮下的。蛋子和尚正在要緊之中，便道：「我且吃他兩碗，卻又理會。」向灶前揀起一把茅柴點著，去找個碗兒來用，剛剛的在破廚櫃內取得一隻磁碗、一雙柳木筋兒，猛看見牆角頭又是一個人睡著，倒吃了一嚇。仔細打一照，原來是個婦人剝得赤條條的，死在血泊裏面。卻好老婆婆帶著哭也摸進來了。蛋子和尚問道：「這婦人是你甚麼人？為何而死？」老婆婆道：「一言難盡。」拖著凳子頭兒教師父請坐，「等老身慢慢的告訴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你莫管我，儘你說，我都聽得。」便盛著飯一頭吃，一頭聽那老婆婆的說話。

老婆婆坐在門檻上，從頭至尾告訴道：「老身家姓邢，這死的是老身的媳婦。我的兒子叫做邢孝，在這羅家畝種田為生，因本縣縣令老爺貪財，責取裡正要百來擔好丹砂。這丹砂雖說出在辰州，卻不是黔陽縣土產，卻在沅州老鴉井內，這井好不寬大，四圍生成的青石壁，須要積下乾柴放起火來，燒得那石壁迸開，方才有砂現出。這裏羅家畝莊戶種田空閒時，都慣做這行生意。裡正科斂百姓的銀子，顧人去到那邊納了地頭錢，取丹砂奉承縣令。這畝裏幾家莊戶都接受得工錢，但是有老婆的都寄在親眷人家去了。只我家媳婦有了五個月身孕，出門不得，又是老身七十多歲兩口兒做伴，在這房子內看守。一月前邢孝還在家的時節，媳婦患個肚痛的症，急切沒個醫人。剛遇這頭陀上門化齋，兒子回他道：「現有病人在家，沒心緒齋得你。」他問是甚麼病，兒子不合回他說道：「媳婦有五個月身孕了，現今患肚痛，只怕小產。」那頭陀道：「我叫做石頭陀，石羅漢。不但會看經，也曉得些醫理。有個草頭方兒，依我吃了肚痛便止。又能安胎。」兒子也是沒奈何，只得憑他解開包裹，把幾味草頭藥煮來灌下，果然肚痛止了。當日請他一頓飽齋，也不要錢，竟自去了。只道他是好人。昨日又到這裏化齋，媳婦回他道：「男子漢不在家，改日來罷。」他不肯去，就把言語調戲我媳婦起來。媳婦閉了門進來了，不理他。他坐在門首唸經，只是不去。到深夜時分，老身睡了，媳婦還在中間績麻，那頭陀曉得家裏沒人，悄悄地把門弄開，竟走了進來。將媳婦抱住，恐嚇他道若聲喚就殺了你。當下被他強姦了，這還是小事。又教媳婦去燒下一鍋滾湯，我要洗個澡。媳婦只得與他燒水，又教傾一半在桶裏，那天殺的原來不要洗澡，把包裹打開取一丸白藥教媳婦吃了，後來易產。吃下便覺有些肚痛。他又解出兩隻新草鞋來浸在鍋內，對媳婦說道：「我要與你借件東西，合個長生不死之藥。藥成時送些與你吃了，大家升仙。」媳婦道：「借甚麼東西？」他道：「要你五個月的血胎。」媳婦慌急了，哭拜告饒。那天殺的雙手抱定，剝個寸絲不掛，將他綁住手腳，按在桶上，把熱湯揉他的肚皮，媳婦痛極了，再三哀告，只是不允。又將鍋內兩隻熱草鞋輪番在肚皮上揉擦，可憐血胎墜下，我媳婦當時血崩而死。老身嚇壞了伏在後面，不敢則聲。只聽那天殺的說道：「到是個男胎。」他又在布袋內取米造飯，只待吃了便走。不期遇著師父到來，奈何了他，正是天理昭彰，惡人自有惡人收。」

蛋子和尚問道：「他取下血胎在那裏？」老婆婆道：「想收拾在包裹裏面了。」因這老婆婆話長，蛋子和尚也不知吃了幾碗飯，把鍋內吃個罄盡，只剩個鍋底。和尚放下碗筷，向廚櫃上層尋著他的包裹，就在鍋蓋上打開看時，裏面又有小布包兒，解開來是一條布裙子，正裹著血團團的小廝和那胎衣在內。又是一包十多兩散碎銀子。又有一疋細白布包著一件裂火袈裟，也有件直裰子，及零星衣服。另有個布囊盛下二三升雜米。蛋子和尚觀看血胎，心下想道：「不知他那長生不死的方兒是真是假，配甚藥物，怎麼取用。可惜造下這罪孽，棄之無用了。」念聲阿彌陀佛，將血胎連布裙子遞與老婆婆。老婆婆看見了，重新哭起肉來。蛋子和尚開了銀包，揀幾塊大的，約莫倒有五六兩，把與老婆婆道：「這銀子你將去，斷送了媳婦。」其餘自家收拾起了。

此時天已漸明，走出天井，看那頭陀面皮發黃，已自沒氣。腳下穿的到好一雙青布僧鞋，蛋子和尚剝來穿下。將這根齊眉鐵包頭的棍兒挑了包裹，叫聲：「老人家，那賊頭陀已死了，太平無事，我去了也。」老婆婆道：「師父你去不得。」蛋子和尚真個住了腳，問道：「為何去不得？」老婆婆道：「你雖然替我除了這害，撇下了兩個死屍，教我如何擺佈？」蛋子和尚道：「也說得是。我且把賊頭陀的屍首拋在荒郊，再作計較。」放下棍棒包裹，一手抓著那死頭陀的腰褲，恰似小雞兒一般提起屍首，出了門，

直到林子裏面去。此時天已大明，認得夜來這株大松樹，正待撇下屍首，蹣上去取那衣包。只聽得遠遠的有人喝道：「清平世界，那裏和尚殺了人，撇在這個地方。」蛋子和尚定睛看時，林子後面有七八個莊家，一個個背著包裹、跨口腰刀、提口樸刀，飛也似奔將來。蛋子和尚不慌不忙撇屍在地，早蹣上樹去了，取得衣包在手。眾莊家把這株大松樹團團圍定，蛋子和尚在樹上叫道：「貧僧不是殺人的，是殺那殺人賊的。列位閃開，待貧僧下來相見。」說罷，便撲地一跳，跳出眾人圈外。眾莊家又把和尚圍住，盤詰來由。蛋子和尚道：「列位且說從那裏來？」眾莊家道：「我們奉縣令老爺差委，往沅州採取丹砂。昨晚到縣和裡正交納，今早起個五更走到這裏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列位中可有邢孝麼？貧僧要報個信兒與他。」眾人裏面走出個矮黑漢子，上前道：「在下便是邢孝。」蛋子和尚指著這死屍道：「這個賊頭陀便是你七世的對頭。」邢孝聽罷這句話，好似一千個榔槌在他心上亂敲，面色都變了，一把扯住和尚道：「對我說個明白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如今我說了，你也不信。貴居去此不遠，列位休散了，大家去做個證見。」眾人道：「邢大哥莫慌。既然同到宅上，自然有個分曉。」當時眾人隨著和尚一路走，雖然腳尖兒同向前，腳跟兒同向後，卻有三種情況不同。蛋子和尚的心下欣欣喜喜，好像撐船的逆風收港，有個結束了；眾莊家心下疑疑惑惑，好像看把戲的，不知搬出甚故事來；只邢孝的心下驚驚恐恐，好像解察院的訪犯一般，有罰無賞。正是背人偷酒吃，冷暖自家知。

卻說老婆婆見和尚去了，心中害怕起來。勉強去舖上拽一條被單，將婦人的屍首就地蓋了。摸到門前，兩頭看著，又不知那一條是來路，東一張西一望，只等和尚到來畫這事，夢裏也想不到兒子回來。這裏老眼模糊還未分明，邢孝先走一步，早已看見，叫道：「老娘，你緣何獨自一個在門外看誰？媳婦在那裏，不陪伴你？」老婆婆一見兒子，便扯住放聲大哭道：「我兒你早歸一日，也不見得好端端的媳婦被甚麼石頭陀石羅漢弄死了。」邢孝道：「怎麼說？」老婆婆哭道：「他死得好苦！」邢孝搶進門來看時，眾人隨後都到了，一擁上前，到把那老婆婆擠在後面。只見邢孝連被單抱起媳婦，放在後屋中間，對著捶胸大哭。眾莊家人人悽慘，問蛋子和尚道：「這事怎的樣？」蛋子和尚道：「等邢大哥哭過了，再問老娘便知。」邢孝道：「我娘年老之人，須是長老與我剖個明白。」蛋子和尚便把自家落水借宿直到打死了頭陀，後面你家老娘與我說如此如此這般這般，備細述了一遍。邢孝止不住腮邊落淚。眾人無不咬牙切齒。老婆婆埋怨兒子道：「都是你聽信了那天殺的鬼話，吃什麼草頭方安胎藥，引得那賊頭陀上門上戶，弄出這事來。如今一命便是兩命，卻不是你自家害了妻兒一般？」眾莊家勸道：「老娘如今說也是無益了。且喜得遇著這位長老，報了冤仇，死者也得瞑目。只是如今林子裏躺著一個，家裏躺著一個，不是個道理，也該作速計較。家裏有米麼，可煮些飯來吃了，相煩長老同到縣令相公處首明。等他差官相驗，順便就帶口棺木下來盛殮，省得過些時被做公的看見林子內屍首，又造謠生事，在地方上做一場生意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聞得縣令是個賊官，告許他怎的，要埋時，自家埋下便罷了。」邢孝道：「卻使不得。」

當下敲火煮飯，眾人各剝得有些乾菜，都將出來，等飯熟大家吃飽。老婆婆把銀子遞與邢孝，說其緣由，邢孝又向和尚叩謝。眾人道：「也要老娘去走一遭。」邢孝安排個羊頭小車，教老娘坐上，鎖了門，央一個相厚的莊戶同推著車兒。蛋子和尚提了棍，把兩個包裹打併做一個背著，眾人一擁到黔陽縣來，等不多時候，縣令正升晚堂，眾人將血胎一包當堂呈上，首告地方人命事。縣令把一千人逐一審過，錄了口詞，當交縣尉一員下鄉相驗。到次日晚堂回話無異，官批：

石頭陀係無籍遊僧，所犯雖重，已死不究其屍。責令地方埋訖。沈氏著邢孝自行殯葬，蛋子和尚因義忿殺傷免罪。餘人都發回家去。單留蛋子和尚在縣有話吩咐。

退堂之後，縣令喚和尚到了後堂書房中，屏去左右，誇獎了他幾句，次說道：「我有封緊要書信禮物，要寄到慶元府親戚那邊，路程遙遠，沒個可託之人。適才聞得你恁般義氣，又且英雄了得，肯與我幹這件功勞，回來之日重重酬謝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貧僧遊方之人，那一處不去，既然相公尊委不敢有負。」縣令大喜，喚心腹吳孔目送長老到城隍廟居住，庫上支兩貫足錢發與道士，著他供給等候修書完日，標撥起身。不題縣令進衙收拾金珠銀兩，打疊箱籠之事。

卻說蛋子和尚和吳孔目到城隍廟中，先有官身報知道士，迎進客堂坐下。蛋子和尚看見廟宇傾頹，房屋敞壞，道士也衣衫襤褸，因問道：「這神廟香火可盛麼？」道士道：「神道極靈，香火也不絕的。」蛋子和尚默然無語。茶罷，吳孔目將兩貫錢交付與道士，便起身吩咐好生管待。道士就把三百文錢送與吳孔目，折個東道，送他出門去了。道士問了蛋子和尚吃葷用酒，忙忙的吩咐廟祝買東買西，安排停當，擺設在臥房裏面，請他來坐。又把自己鋪蓋搬了出來，讓這房與和尚安歇。蛋子和尚飲酒中間，問起道：「既然神道又靈，香火又盛，為甚廟宇恁般狼狽？」道士嘆口氣道：「雖然如此，在小道卻有損無益。」蛋子和尚低聲問道：「莫非縣令難為你們？」道士紅了臉，不敢答應。蛋子和尚又道：「貧僧與這縣令素不相識，只今日要貧僧到慶元府走一番相留在此，貧僧一時應承了，不知是甚麼書信。聞得縣令是個貪官，刻剝百姓，足下必知其詳，你休疑慮著我，但說不妨。我們出家人，難道到與賊狗做一路不成？」道士見他言語出得至誠，便把兩指做個錢圈兒，說道：「縣令老爺愛的是那個東西。莫說別件，只這城隍廟裏，不論月大月小，要納還他香火錢十貫。不足數時，小道還要賠補，若佈施得些米料在這裏，縣中便來取用去了。所以門內廊廡都無力修整。他戴了襪頭，神道也是勢利他的。雖說威靈顯赫，只在小百姓上做工夫，撞著做官的全無報應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他是那裏人氏，有甚親戚在慶元府，便一封書信打甚麼緊，何必用著貧僧。」道士道：「他正是慶元府慈谿人氏，姓侯雙名明宰，在此做過四年官了。每年積下若干贓物運至家中。恐有疏虞，定要個有本事的護送將去。去年用人不當，到洞庭湖中被劫去了，聞得今番要走旱路，他留著禪師一定為此。他原是窮儒出身，只這任官，家中解庫也開過好幾個了，貪心兀自不止，禪師你道狠也不狠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原來恁地。」道士道：「適才禪師盤問，小道多口了，路途中在他們管家或公差面前，是必休題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不消吩咐。」當晚酒飯已罷，道士別去了。蛋子和尚在房中思想道：「這些詐人的錢財，到叫我替他送了去。這事不成，不成。」睡到五更，只推解手，取了包裹棍棒出了廟門，一溜煙走了。明日道士不見了和尚，慌了手腳，稟知縣令。縣令道：「早是不曾託他幹事，這遊方和尚全無信行。」也不責備道士，只追他這兩貫錢完庫，道士只得又去生錢借債，補完這項，倒折了三百文錢，一頓酒飯。後來侯縣令多用賄賂，得陞京職，自家建個生祠在縣中，去任後被眾百姓夜半時抬那祠中的土偶，折了腳，撇在糞坑裏面了。縣令在中途被馬驚墮地，折足而死。可見天道不爽，此是後話。有詩為證：

儘人吃著亦無多，苦苦貪求卻為何。

試看墨吏終當敗，縱免人誅有鬼訶。

卻說蛋子和尚那日出了黔陽縣，離了辰州，又往湖北荊南一路遊去。逢山看山，逢水看水，留連光景，不覺又過了一年。看看李白桃紅，又早梅黃杏紫，蛋子和尚切記著本等前程，預先買就一百張潔淨純綿大紙，帶歸雲夢山下草棚中來。將紙預先編個一二三四的號數，把石頭陀這疋細白布縫個袱包兒包著，又去清水潭中洗個淨浴。

到端午日，早起在地灶中煨飯吃飽，正待紮縛停當，只見雲暗山頭，下著一陣大雨。蛋子和尚道：「卻不是晦氣！這兩日日不下，偏是今日與我送行起來。」只得在鬆棚內望空磕頭禱告道：「某今日有緣得見天書之面，望乞斂雲收雨，速現紅輪。」看看捱到巳牌時分，雨已停止。和尚喜不自勝，取了綿紙，提了齊眉棍棒便走。此是第三遍了，路徑已熟。只山地濕，高下崎嶇，況且冒霧而行，只恐遲誤。忙忙的向前，比及霧氣將散，石橋也到了。蛋子和尚舉目看時，吃了一驚。原來這橋是天生成一條青石，經雨後，其滑如油。隨你節節小心，如何把得腳住。有人問道：「那三百六十日的濃霧，難道石橋沒些濕氣，直等這番大雨？」看官有所不知。但是尋常的霧，都是地氣上升，天氣不應，其氣氤氳迷亂而成，所以沾衣而濕，觸石則潤，久而不解。這白雲洞的霧，是霧幕中噴出來的，只是乾霧。分明是蜃樓海市，望之有形，就之無跡。所以前兩遍石橋全無濕氣，今番雨後難行也。若是三尺四尺，不多步兒也還好處，這三丈多長哩！下面不測深淵，可是取笑得的。正是：

除非插翅飛將去，動腳之時必墮傾。